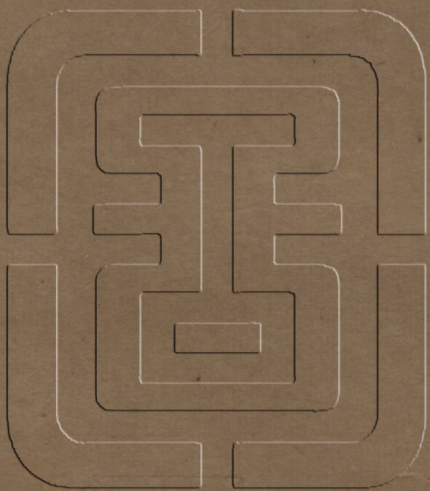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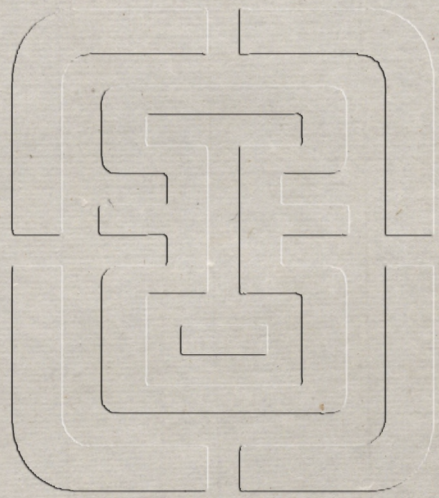
1279



西山先生眞文忠公文集

一六





西山先生真文忠公文集卷第三十二

講義

代劉季文浦城縣庠四德四端講義

人之為入所以與天地並立而為三者蓋形有
小大之殊而理無小大之間故也理者何仁義
禮智是也人之有是理者天與之也自天道而
言則曰元亨利貞自人道而言則曰仁義禮智
其實一而已矣自揚子雲作太玄以四德配五
常後儒因之論述衆矣然其發明精切未有如
文公先生者也文公之說曰元者生物之始天

地之德莫先於此故於時為春於人則為仁而衆善之長也亨者生物之通物至於此莫不嘉美故於時為夏於人則為禮而衆美之會也利者生物之遂物各得宜不相妨害故於時為秋於人則為義而得其分之和也貞者生物之成實理具備隨在隨足故於時為冬於人則為智而衆事之幹也深味斯言人與天地本一無二而其所以異者天地無心而人有欲天地惟無心也是以於禮之命終古常新元而亨亨而利利而貞貞而又元一通一復循環而無間人之

生也初皆全具惟其有形體之累則不能無物欲之私故當其惻隱之發而有以撓之則仁不能克矣當其羞惡之發而有以奪之則義不能克矣恭敬是非之發亦然此孟子所以倦倦於克之一言也蓋善端之發其始甚微亦猶陰陽之氣兆於一至初皆眇然而未著也迨陽浸而長至于正月則天地之氣和而物皆發達矣陰浸而長至于七月則天地之氣肅而物皆收斂矣天地無心其生成萬物之理皆自微至著蓋無一歲不然者人能體天地之心以為心因其

善端之發保養扶持去其所以害之者若火之
然因而噓之若泉之達因而導之則一念之惻
隱可以澤百世一念之羞惡可以正萬民堯舜
之仁湯武之義所以與天地同其大者以其能
充之也桀紂豈無仁義之心哉其所以與禽獸
不異者以其遏絕之也故曰苟能充之足以保
四海苟不能充之不足以事父母嗚呼孟子之
言痛切至此其可不深思所警哉今者王春朔
旦四德之元實肇於此故竊孟子大易之義與
朋友共講焉欲吾儕於此深自警者知吾心之

德即天地之德必當戰兢朝夕不敢失墜至於
一念之萌則察其所發果天理邪抑人慾也如
其發於天理則充而長之發於人慾則窒而絕
之功用之又義理自明人慾自將退聽天地之
所以與我者庶乎其可保矣夫如是然後不失
其所以為人之理若夫顛倒於利害之途昏迷
於嗜慾之境善端泯絕正理消亡則孟子之所
謂非人也可不懼哉某不敏方將以此自警吾
黨之士儻有志焉則所謂求仁之方繼此當相
與切磋講究之而不致有隱也

策

館職策

問堯舜之盛野無遺賢而用人之際猶曰試可乃已又曰明試以功吾夫子亦曰其有所試矣今之仕者鮮不由試而進寒峻之試固詳而任子亦試於銓選至若宏詞博學既中科目將登之儲材之地宜無待於試而給札玉堂殿有故事正欲詳詢當世之務上裨國論合於古而宜於今以見有用之學非止角空言而已也殿今多故類非一端 聖上宵

旰於上二三大臣百執事相與圖回於下未始於日不孜孜也鄰邦革心尋復和好謂三邊粗有息肩之望則可耳體國之士方懷憂隱夫竭民力以養兵正以備一日之用及其禦敵乃驕惰而無功暴露者以時升轉既與家犯矢石者無以異而供億浸廣殆未知善後之計召募敢勇嘗賴其力講解之後何以為駕御之方招收雄淮未見於用名數實繁何以為贍給之費餼糧既無贏蓄漕運又多不通然則欲為久遠之圖莫晉也若也數十

年來大略可觀至于今日又有甚難將委之
民則土曠人稀必至鹵莽將責之兵則操戈
負耒未免扞格又况流離顛頓之餘或役驅
馳之爰其誰任此無已則復力田之科盡捐
賦租勸之墾闢然必藩籬既固民生按堵而
後可為非可以遽舒目前之急也裁楮為幣
而價日削藏粟多闕而糴日增時雨方通遺
蝗復起事至而應則慮有筮臍之悔先事而
圖則孰為徹桑之急伊欲用李悝之平糴采
晁錯之實邊蕭何諸葛之餽運充國聚祗之

屯田以至昭義步兵雄邊子弟擇而用之豈
無其說矧今更化方新而治效未著求言甚
切而士氣未伸講明有素毋憚敷陳碩畫嘉
謀不患不見於用也

對愚竊惟今日事勢有深可畏者二亟當圖者
三有不足慮者四進言者皆曰和議可恃也邊
虞可弭也是固不足與論謀國者也至於憂邊
慷慨之士相與講畫利病又不過曰兵冗而罔
功財耗而弗贍二三大臣訐謏於其上羣臣百
執圖議於其下亦既悉矣吁亦嘗思宗社安危

之機國家憑藉之本乎愚不佞蓋嘗汎觀古今之變大抵盛衰強弱之分不在兵力而在國勢不在財用而在人心誠使國勢尊安人心豫附運掉伸縮唯所欲為以之治財則財可豐以之治兵則兵可強其機易回而其事易察也惟夫吾之所恃者國勢也而操持不定無以遏其趨吾之所恃者人心也而繫屬不加無以保其固百度捨攘衆志渙散天下之患方俵然未知底止之地雖兵財之畫日討月究何益哉思昔寶元慶曆間中外多故夏人畔命兵事繁興

於是保毅有軍武衛宣毅又有軍始置於陝西繼行於諸路天下之兵凡百萬而不勝其冗矣三路入中芻糧之直為緡錢歲千萬而度支以匱告矣宣毅所在驕橫西陲兵數屈軫而軍律弗嚴師不用命矣一時事變始類岌岌而仁宗潛回默制迄成萬世之安蓋其網維國勢統繫人心有出於兵財之外故也熙豐大臣罔克知此徒見嘉祐末年事類少弛思一變而新之志於疆兵則保甲戶馬之法立志於裕財則均輸平實之令行一意紛更立圖近效抑不

思國勢已摧財將焉用人必弗固兵豈足恃哉
然則論治於今日先其所可畏而後其所不足
慮可也何謂不足慮者四曰兵驕惰而無用也
賞輕濫而亡節也取勇之招難於控御也雄淮
之招難於瞻給也然察之有方圖之有要初非
沈痼不治之疾紛錯難理之緒也且兵之驕惰
亡用者豈非擇將太得其人乎古之用武者不
急於治兵而急於選將將之法勇兵實係焉故
天下無必勝之兵而有不可敗之將往者柄臣
妄意規恢之圖而沾沾多易之小人窺見風指

莫不抵掌而談兵或以賄求或以技進柄臣弗
察以為得天下之真勇也命之以總戎付之以
分閫即鹿無虞苟圖集事一旦師出情見智窮
不待敵鋒之交而魄先褫矣泗水之捷乘勝鼓
行可也縱兵鹵掠而弗進壽陽之役扶義直前
可也望風選懦而自潰東海之戰兵刃方接回
顧主帥已卷旆而趨矣昔之良將有敵市人而
決勝者今以素拊循之士使之即敵宜若易為
功也而所向輒劔反甚於市人是豈兵之罪哉
蓋未明乎擇將之方而已矣賞之輕濫亡節者

豈非御將未得其術乎昔人有言御將當如養鷹餓則為用飽則揚去故取一城則升一級破一敵則進一階漢祖待樊鄴之徒用此道耳往者柄臣褻玩公器不問軍校之能否一以隆名峻秩假之以芻牧下材而處都節防團之責兵未用而寵已踰功未成而志已溢矣兩宣諭之遣曾未旬月自瑣闥而躡中司自二卿而長戎部此猶曰以重其事權也荆襄淮南之師有未嘗見虜而以破敵聞未嘗赴援而以解圍告上下相蒙不攷功實猥曰激勵顏行不容斬此抑

弗思將帥亡功而冒寵欲士卒之亡覲倖得乎然則暴露之賞與蒙犯矢石者亡以異亦勢然也官資陞轉動逾萬數祇以塞一時之缺望而不計其窮誥身易醉何以異此是豈獨行賞太濫之罪哉蓋亦未知其御將之術而已矣敢勇之招雄淮之招固將為疎戎容壯邊備計也然徒賴其力而紀律不嚴故多其數而差擇不審昔人未嘗不募民兵也然既募之後則有紀律焉馬燧之練成精卒是也方募之始則有差擇焉馬隆之立標簡試是也曩者申命諸州發徒

隸召驍勇繇江湖福建來者置竄陳突鷄犬一
空道路蕭條亡異寇掠迨至轅門乳臭之將擁
以自衛養如驕子不敢誰何雖其守禦粗立寸
功而意氣陸梁寔不可制是以偏裨小技敢陵
主帥一旦執而戮之衆怨交評則紀律素亡之
失也曩者漕臣急於增成創雄淮之額優廩給
之數揆之他軍厥費三倍冀誘其來而不知民
之可為兵者不若是之裸故浮脆寢弱得以挂
名尺籍間舊兵死亡者未除新兵增益而亡藝
舉十餘萬之衆而廩食縣官不待智者知其難

繼矣是以瞋目語難攻剽迭起前者誅夷後者
靡戒恣睢為患未知所終此則差擇不嚴之過
也雖然起弊有源揀弊有機夫列營分成坐糜
廩稍捐軀恩報孰亡是心至於臨敵乃不致命
是豈亡其故乎登壇授任既多非人苞苴權門
籍以取辦椎膚剝髓閭邱怨恫平時亡以繫其
心緩急何以責其力今公道宏開賄賂已絕而
豐殖自私猶前日也伊欲鳧藻相歡投石思奮
則掎刻之禁盍從而申嚴之且今江淮有制閩
荆蜀有宣威而諸道又有總餉謂宜明詔丁寧

委之糾察小或科斂絀罰隨之則士飽而歌惟
恐不用何驕惰之足憂夫班賞太醜既難追咎
供億寔廣誠為後憂今興利之源搜抉畧盡公
私赤立毫縷亡羸執券責償何以厭塞昔中興
之初韓劉諸軍戎伍之間高爵居半左武名隊
他又可知仰窺聖摹不過酌經費之常蠲煩蠹
之目儲蓄餘羨惟以賞功士心既愉國用亦濟
今安邊置局廣行拘推誠能毋徇近習之私樂
伸有司之請點檢諸庫本名激賞誠能罷內帑
緡錢之獻佐大農調度之公至於宗藩戚畹之

好賜可損者損之掖進尚方之用度可約者約
之則日計不足月計有餘以之贍兵何供億之
不繼敢勇之驕固難駕馭剽聞主將懲其桀驁
畏懷疏忌之心忌則愈疑疏則愈怨上下猜阻
何以自安謂宜風諭將臣明示威信披露心腹
待以勿疑庶幾人有固心然後吾法可用此駕
馭之術也雄淮之冗固難贍給比嘗頴命王人
稍加沙汰而分隸諸州所存尚半賦粟之數未
易文吾酌諸僉言僅有一葉蓋沿江諸屯虛籍
萬計丙寅之戰失亡倍多權臣重拂人情未始

嚴其考核今朝綱方肅威令一新及今舉行疇
敢異議待其簿錄來上因以其衆及隸正軍廩
給不增區處適當何憚何疑而弗亟為此贍給
之方也今之議者慮餼糧之乏閱漕運之艱則
欲講留屯之利復力田之科重楮幣以流通廣
和糴以備具為計悉矣然營思之留屯之便古
有成規處兵之法直為至要然民狎于野必邊
鄙不聳之餘今烽燧相望未易講此異時流遁
既復民有莫居分給閒田俾之開墾計其步畝
命以出兵雖非屯田之名陰有寓軍之實此斷

斷可行之策也若夫力田之科漢人用之歟有
成效今欲相其遺智募民使耕固為傳利然須
講求成畫乃可以漸推行夫守令以勸農命官
相視川源出入阡陌蓋其職也莫若下力田之
詔俾之圖上便宜磨以歲月徐就經理則民格
兵強可漸致矣楮幣日輕本由錢乏厥今滲漏
非止一塗有如儲蓄於大家坯銷於工技闌出
於邊關上下共知矣邇年以來又有冶戶毀錢
為銅之弊獨不當併嚴其禁乎泉貨周流楮價
自重不然雖多方稱提未見其可也和糴之策

初非屬民曩之將命非人計產科率並緣苛擾以濟其貪而蔽粟之家始憚與官為市矣今供餽尚繁未容遽已莫若做本朝入中之制豪民大賈輸粟於邊而受錢都內則約束簡便人所樂從不然則名雖和糴其實白奪詎不為根本計乎九明問所逮曰兵曰財愚既熟數於前矣若夫宗社安危之機國家憑藉之本厝火積薪慄焉可畏者其敢不為執事陳之何謂深可畏者二更化以來將半載矣以鄉者國勢之杌控今當轉之以安強以鄉者人心之驚危今當

易之以帖泰然自其國勢觀之形體雖安而命脉則未固枝葉雖茂而根本則未克夷秋窺覷要索亡已俛首請命屈意買和削弱之形茆然其不振也自其人心觀之則畿甸之間憂疑轉甚遠近之衆愁痛未瘳訛言喧騰殊駭觀聽物情恟恟幾不皇安危亂之兆凜乎其可懼也夫綱維國孰雖非一端究極其源未有不自大權之不分始今日之權誠歸矣然竊弄之私依憑之巧顧豈無可慮者乎自昔人主不必奮然獨運而後為權歸於上也政令出於公朝而不使

有由中之漸耳目寄於言責而不撓於近倖之
私則權雖在人未嘗不在已也非必靡然不自
總攬而後為權散於下也內避外朝之勢隔而
信任有所偏宦官女謁之情親而聽受有不察
則權雖在已未嘗不在人也延者柄臣氣燄薰
燎豈一旦所能為哉漸漬之深彌縫之久人王
墮其中而不自覺焉耳此大權之易分愚所以
憂國勢之未振也統繫人心非有他技揆諸聖
賢之論所欲與之所惡勿施耳自權倖用事悞
諫遂非凡所罷行惟意是徇北伐之舉童稚憂

其必敗債帥之遣奴隸知其非材而狠心自庸
曾弗之卹前車之覆今可戒矣夫天下之勢如
一身然血氣周流亡所底壅則身安而疾去公
論在人亦猶是也防川之潰不如徐導惡人之
誘不如勿為愚不知日者檻送降附之人函發
姦臣之首通國譁然以為不可而上之人冒行
弗顧何也諉曰斷快大事不容道謀常人之情
難與慮始則衢室之問外朝之詢不若商鞅治
秦之為得也軍興以來民病極矣內地罷於轉
餉邊畔斃於干戈民雖齧齧不忍怨畔者以權

臣實為之而 上弗與耳今九重厲精衆正協贊獨柰河為此重失人心之舉乎輦轂之下口語萬端更相扇搖如難將作雖壽張為幻盛世所無而吾固有以召之也小人怨詈無皇自敬德之意而有司以嚴刑峻罰正之果何異於偶語之禁邪此下情之尚鬱愚所以慮人心之易動也夫吾之所恃者國勢而常患乎易搖吾之所恃者人心而常慮其易動天下國家何所賴以植立夷狄何所憚而不敢桀驁乎今之議者則曰鄰邦革心盟好載講兵後將洗民瘼可獨

吁為是說者媮安目前可也經邦長慮夫豈其然且虜自亂華以來假和以誤我者凡幾見矣靖康之事愚弗忍言姑以 紹興以來觀之王倫之使未旋而兀朮之師隨舉秦檜之約既堅而逆亮之寇終渝變詐靡常迺其故態堂堂大國不思所以自立而索然聽命無復生意猶為國有人乎雖然和禾為非策也愚之所甚畏者和議既成邊警既撤燕嬉愉樂爭厭其私禍本亂萌有不在疆場之外而生於戶連之間者是則深可憂也夫畏其所可畏憂其所當憂則維

持國勢繫屬人心者將柰何曰愚所謂亟當圖
者是也何謂亟當圖者三曰戒近習曰畏小人
曰拯民命夫謂之近習固人主之所親而易褻
者也情親而勢易褻則巧佞易入于請易行巧
佞入則主聽昏于請行則朝綱紊世之人主悅
其順已縱而弗制終至於不可制者多矣今公
道昭融固亡此患獨嘗竊怪邇者一二除授或
煩宸筆雖以大臣執奏而竟寢然左右請謁之
私蓋不能無撓成憲者矣其漸誠不可長也閤
寺之臣得罪君父屏之遠方終身勿齒夫奚庸

卹而一旦放還之命忽繇中出甚至郤東省之
奏而必欲書行則是屈紀綱而庇姦倖尤非所
望於更化之日也夫人臣出力以抗權近非為
身計為朝廷惜法度為人主惜舉動耳萬一
主意少移讒諂面諛乘之而入則貴為天子不
得自由之言有時而營惑矣正論不聞讒諂得
志威福之柄不歸之近習而誰歸哉愚故謂近
習用事之萌不可以不戒也雖然近習之親昵
固人主所當戒而小人之窺伺尤人主所當憂
蓋近習之與小人實相唇齒以濟其私者也方

柄臣得志之始權任尚輕機械尚淺未至蕩然
亡所制也惟夫外連小人志在附麗於是煽其
欲熾之畿導其方決之流而柄臣之勢始滔天
燎原而不可遏梟獍獸凶更倡迭和知其欲去
異已則教以攻偽學之名知其欲盜兵權則教
以舉大義之說胎變產既至于斯極何往非小
人之罪哉近者天日清明昭示顯罰然所謂小
人者貪利嗜進無時而少志彼既為衆正之所
不容則必有他繆巧以希進異時報復之念蓋
已萌於今日擯斥之初要不容於不慮也 元

祐間衆賢在位章蔡諸人固嘗明正其罪而不
能保其不反噬於十年之後小人之根不易拔
也如此為今之計必君子有自安之勢而後可
以遏小人復進之萌必人主有一定之見而後
可以伸君子欲行之志雖然未易言也昔司馬
溫公光力變新法有以異時報復為言者公曰
天若祚 宋必無此事夫使正人端士不能保
其事之不變而委其數於天亦可嘆也然則今
日之事可不深圖而豫計哉愚故謂小人復進
之漸不可以不畏也兩淮之民流離饑餓九二

年矣易子析骸暴骨盈野亦可哀矣 朝廷以
實意賑卹有司以文具奉行而惠不及民矣向
者復闢右圍田而俾之耕德至渥也或曰淮堧
之農習於鹵莽而不諳耨右種藝之法吁天下
焉有不可耕之田又焉有不能耕之農特有司
勸誘之未至耳亡已則賑卹之一策其最急乎
日者嘗命王人分往振業誠足見九重仁民之
心然其說曰資之俾還故土也獨不念長淮千
里莽為丘墟彼其無聚廬以託處也無牛以耕
而無穀以播也小小振給綠手而盡又將索之

枯魚之肆矣彼民何辜使至此極邪竊慮謀國
者不過欲為流民復業之名而非真有饑溺由
已之意克此念也何以復和氣何以感民心昔
孟子之平陸謂其大夫曰今有受人之牛羊而
牧之者則必為之求牧與芻矣求牧與芻而不
得則反諸其人乎抑立而視其死與曰此則距
心之罪也夫距心列國一大夫耳猶知民死為
已之罪况居代天理物之地者其可不知所以
自愧乎國之與民相依而立上有拯菑卹患而
實政則下有伏節死難之誠心今委民溝壑而

不之顧一旦警急何以責其疾視長上之死而不
不揀愚故謂生民垂絕之命不可不拯也夫惟
國勢之未定人心之未安上天至仁於焉示戒
自春以來所至早暵驚蟄甚久雷始發聲遠方
近郡種不入土者往往而是螟蝗遺孽復出為
莠良苗方新戕賊殆甚災異之見未有稠於今
者也日者都城雨雹為變尤鉅考諸傳記大抵
以為陰脅陽之證而雨雹於夏其應為兵雖然
此猶出於京房劉向之說也若乃春秋二百四
十二年書雹者二質諸當時之事歷歷可驗方

僖公之時季氏世卿公子遂顛權政在大夫萌
芽於此故雨雹於秋昭公之時季孫宿襲位世
卿握兵擅朝卑弱公室故雨雹於春然猶未若
盛陽之月為珍之尤者也按東漢五行志所書
永元以後雨雹數見而以夏書者十蓋姦慝用
權陰類盛長實根源於安和之時以人占天若
合符契此愚於壬申之異所以痛哭流涕深陳
於奏篇之末也大抵銷變召和不在乎它在人
主一念間耳夫惟誠身止家以端出治之本則
變可銷惟遠讒邪戒私昵以防壅蔽之患則變

可銷至於綱維國勢繫屬人心亦皆格天召和之機括也竊聞雨雹之夕星變隨見占者以為君臣俱憂嗚呼天非獨愛吾君亦愛吾大臣矣厥鑒昭昭亡異告語廟堂之上盍思所以答人心而解天意乎 皇上淵默謙冲仰成輔弼自昔大臣待遇之隆寵任之厚莫逾於今國步多虞人心胥動自昔大臣經綸之艱負荷之重亦莫逾於今夫惟弘毅任重不擇夷險而後可以康國步至公血誠俯仰亡愧而後可以收人心不然苟且偷安以位為樂虛老歲月坐失事機

天意莫回災害沓降則天下之事將有不可為者矣何止兵財數端之足慮哉詩曰心之憂矣不皇假寐愚不勝惓惓

策問

問內外八事

試揚汝明喬行簡

問昔者洙泗之論治曰期月而已可也三年有成聖人事業固非後世所可及而當時門人弟子若由與求所以自許者不曰比及三年可使有勇則曰比及三年可使足民夫二子固為高第其望聖人遠矣而其所自許則無異於孔子

豈聖門講貫規模大畧如此歟由果求藝聖人
皆嘗以從政許之矣今也於由之對則哂之意
者不惟哂其為國之不以禮抑師旅饑饉之餘
憂乎甚難而由也言之太易歟恭惟 皇上厲
精更化三載于茲矣向也挽回天下之勢於靡
弊膠轄之時若甚難矣而為力反易今也整齊
百度於大綱既舉之日若甚易矣而論者顧病
其難豈圖回經理未得其方歟抑今日之勢果
難於前日歟夫修德行政所以應天也而比歲
旱蝗今茲霖潦所以奸天地之和者其咎安在

諉之於歟既非格王正事之誼驗諸證應則漢
儒傳會之說或病乎拘其將何以為感格之要
和戎偃兵所以息民也而江湖淮甸之間弄兵
跳梁相挺未已比而誅之固非開民自新之意
一於招攜則前事之失又在所當懲抑將何以
為綏定之策朝綱正矣而國勢未尊維持振起
豈尚有當講者乎公道伸矣而人材未盛長育
培養豈尚有可思者乎禮義蕪耻所以遇士大
夫者不為不厚而首公盡節鮮得其人風勵之
道其將安出穹爵峻秩所以待將帥者不為不

至而折衝禦侮未覲其效駕馭之術其孰當先
曩者惠民食之未克於是有賑糶之令又慮夫
貪而瘁者無所得賞於是乎有賑濟之令或謂
疆有力者得之而罷弱者不及也其信然歟今
中都米石為錢者萬大農既亡贏儲平糶亦又
未足所仰以紓目前之急者一麥而已麥或告
傷又將若何荒政之防所宜豫講昔人已行之
良法其亦有可遵者乎曩者患楮幣之日輕於
是舉秤提之策而矯度吏並緣為姦漁奪吾民
於是頒予民從便之令或謂命令數更適以滋

弊其果然歟獻議之臣論說百端間嘗命即省
折衷以聞而施行迄未有緒末流之患殆弗正
此其將何以揀之乎昔之君子有當事變捨攘
之衝而身任天下之責堅忍疆力迭用有濟者
蓋不少矣今君臣同心者皆俊在列正大有為之
機也而悠悠歲月未有以深慰天下之望豈規
遠圖者不當以近效計歟上方開廣言路樂
聞忠規願極陳當今之宜以副明詔所為給
札之意其無遜

問人才國計民力邊防四事 試宣縉林垌

問恭惟 主上厲精更化于茲五年鄉也邊塵
屢驚焉羽檄旁午今以寧謐聞矣鄉也旱蝗仍歲
米石萬錢今以豐稔告矣自常情觀之若足恃
以為安而有識之士竊然深惟蓋可謂小康未
可謂長治也然則厝火積薪之防徹桑網戶之
備正今日所宜汲汲者蓋相與講明之可乎今
天下之事不勝其衆而繫於安危之大計者四
焉往者政在權臣用舍易位人材之衰陋固宜
矣今公道昭明黜陟惟允而當饋太息每有乏
材之憂平居論議激昂奮發不為無人及實諸

盤錯紛紜之會顧未深愜人意者平時猶爾設
不幸有非意料之所及殆將誰任乎此人材之
未盛不可不論也往者兵事方殷調度百出國
計之匱竭宜矣今 朝廷無大興作尚方無大
錫予而主計之臣動以弗給為憂楮價日削未
知稱提之方祠牒日彌重不虞蠶食之害平時經
費凜凜如此設有緩急其將安仰乎此國計之
未裕不可不論也民力之困亦既甚矣曩者培
克之吏布滿郡縣公私赤立固其宜也今牧守
廉按之臣差擇維謹而元元愁歎尚若不安其

生其故何邪年穀僅登蓋藏猶寡一有旱乾水
溢之變欲亡捐瘠得乎然則裕民之政何者當
急邊防之徹蓋有日矣曩者庸人債帥迭主兵
柄軍政隳壞亦其宜也今總戎分閫之任非材
不授而號令風采足以折衝禦侮者亡幾其故
何邪聘覲交馳既難邊恃萬一有風塵之警果
孰為之扞蔽乎然則備邊之畫其孰當先孟子
曰國家閒暇及是時明其政刑雖大國必畏之
矣今中外甫寧正君臣交儆之日思患豫防之
策舍斯時而弗為後將有不勝為者此 聖天

子所以亟聞昌言而有司所為承 詔發策之
意也其極陳當今之宜以對母有所隱

問郊祀

試李鴻復

問恭惟 皇上嗣服以來屢脩元祀神示嚮答
誕揚無疆之休迺者 明詔有司將以冬至祗
見于郊丘倚歎盛哉丕天之定律也蓋嘗考諸
古而有疑焉舜之肆類也禘六宗望山川徧群
神而地示之尊獨不與祭何也記稱有虞氏禘
黃帝而郊嚮說者以冬至圓丘之祭為禘孟春
感帝之祀為郊夫禘者宗廟之事也謂之祀天

既於禮亡所據而五勝相推之術昉于戰國太
微感生之說出于緯書曾謂虞氏之世而有此
乎周官宗伯以禋祀祀昊天上帝又曰兆五帝
於四郊說者因是有六天之名夫天本無二安
得有六王氏之論正矣然四圭有邸以祀天又
以旅上帝則上帝與天殆不容無辨其果可合
為一乎王鄭皆世大儒而持論不同如此將何
所折衷乎繇漢迄唐郊祀之禮蓋亡慮數十變
大抵因訛踵陋不足考證惟我 國朝繼天立
極參酌古今斷為一代之典聖子神孫率由舊

章雖百世形能易也而 元豐間廷臣獻議顧
有謂南北二郊各當親祀而以合祭為非者有
謂人主齋精之意不專於郊見而分為廟饗為
失者當時蓋嘗采用其說止祀天于園丘矣而
北郊之祭延僅後攝事何歟輟景靈諸殿之朝
謁矣而大典 太廟之饗廼尚循舊制又何歟
元祐中嘗議分祀矣而弗果行 紹聖 政和
嘗行矣而弗克久意者因時立制非必深泥於
古歟或曰天人相與不離陟降動靜之間誠意
孚格不在區區禮文之末 皇上祇翼一心對

越無愧用能轉饑饉為豐登易艱虞為帖泰天人相應之機信不誣矣而災異譴告猶或未免其故何邪間者風霆之警象緯之愆一或徹聞惕然戒懼不敢少忽言事之臣有以修德弭災為請者 上皆俞之蓋深得格王正事之指然求其所謂致異之端殆不可得質諸洪範五事之傳其亦有合歟更化以來其重館閣之選命有司給筆札歲不過二三人士大夫遇不諱之朝當殊尤之舉必有卓偉切至之言可以裨國論者願考前代禮典之沿革孰失孰得漢唐諸

儒及我 朝羣臣之議論孰正孰偏今日格天召和之本何者當急其詳著于篇以備 上之采擇

問時政數事

乙未省試經義場

問恭惟 皇上以聰明聖知之資遵養十年甫親聽斷煥陽光於陰暄震霆聲於淵默期歲之間更張百度寢就條理迺者正月之吉始和奎畫爛然自天而下臣民章奏彙集登進開言略也獨邊鄙力役之繁戢都人行戶之害恤民隱也王邸后家分置師儒以訓以迪睦親婣也三

邊制開繕脩戎備常若敵至固疆場也嚴易卷
假手之禁戒挾書傳義之習重儒科也又惟端
平改元以來務革衆弊所以察吏寬民理財治
兵者條目甚備而中外薦紳因循玩弛恬不稟
令於是誕領詔旨俾大臣諏訪以聞又所以作
新群聽也至於提兵出境則有禁圖安靜也喜
怒專殺則有禁敝暴殘也上稽周室以正月垂
治教之象下效漢氏以立春下寬大之書皆因
天時以新命令然未有舉天政數十條於袂日
之間如今之盛者也或謂言略之開善矣然論

建多端亦皆適當文書聚委未易徧觀必命近
臣平處復奏如漢元鳳之制而後有聽言之實
其果然乎民瘼之恤善矣然奉行非人則德澤
壅而不流必擇良吏以布宣之如黃霸之在潁
川而後有裕民之實其又果然乎親媻之教為
慮遠矣然膏梁縹緜之習必欲陶之以禮義當
如絳灌之議選士之有節行者與居然後能成
長君少君之美不然則四姓小侯蓋嘗置李而
近戚驕溢之患卒見於後日然乎否也疆場之
固為備嚴矣然敵至而懼敵去而侮人之常情

必如楚克庸以來無日不討軍實而申儆之于
勝之不可保然後能起晉人之畏否則狡焉思
啓封疆者將得以闖吾之隙然乎否也文闡宿
弊詎容安視然以傳注詞章之學蒐魁壘竒傑
之材識者病之久矣必也用楊綰賈至之議庶
幾鄉舉里選之遺意不然雖朝出一令夕申一
禁其所得者猶是人尔其又信然故至若察吏
寬民而下皆方今之要務摘其尤大者言之國
計之乏若何而能饒邦弊之輕若何而使重邊
事既與我雖欲靜焉能必敵之不動保固新復

之疆懷徠新附之衆其策將安出乎魏絳和戎
之請賈生餌虜之術其策果可恃乎夫春者天
之所以生也 皇上至仁如天方將對時育物
俾天壤之間無一弗獲其所英雋之士萃在闕
進其思所以仰裨大政者悉意而敷陳之有司
將拔其尤以獻

問大學君德治效 乙未 南省賦場

問恭惟 皇上以溫恭濟哲之資輔之緝熙光
明之學儒紳濟之日奉燕閒時發玉音從容訪
問莫非聖賢之精粹道德之淵源致知力行交

勉互進蓋得二帝三王修德立治之本而揆諸
大學一書尤脗合焉故窮性命之其而不遺事
物之粗因見聞之博而益克智識之妙則物之
格知之至可知矣思無邪毋不敬揭之脩坐以
代盤孟之銘凜然對越在帝左右則意之誠心
之正又可知矣車馬服御無汰侈之私盤樂遊
畋無縱逸之行此見於脩身者然也化行中壺
而私謁不形教孚外里而驕恣不作此見之齊
家者然也是宜表端而景從本固而未茂然求
之法度則有未盡脩求之紀綱則有未盡肅吏

雖屢飭而廉隅不立民雖加恤而彫瘵自如財
耗於浮費之殷兵病於虛籍之冗則國未可以
言治也疆狹鷓張而備禦之實多闕中原雲擾
而恢拓之力孔艱四方萬里政疵民隱不獲徹
聞者何可勝數則天下未可以言平也夫脩己
有安人之效明德有新民之功今君德庶幾乎
古而治效則未及其故何邪考之在昔若漢武
帝欲聞大道之要蓋有意於窮理者而尊聞行
知何為尚形仲舒之戒唐太宗謂諂諛嗜慾之
交攻蓋有意於治心者而樂身縱欲何為尚頽

魏徵之諫豈苟知者易而允蹈者難強持於輶
者易而安固其守者難歟文帝履節儉先朴素
可謂能檢其身而銅山之賜乃或妄費顯宗抑
後宮敕外戚可謂能正其家而流水游龍之敢
肆尚或喻法豈由儉入奢者易而以義勝恩者
難歟四君漢唐之盛者也由其德有未粹故致
亦似之然則論治於今日其本得無可思者乎
皇上嗜學如渴聽言如流講讀論爭之臣凡有
切劘無不容獎茲又明詔有司俾取議論質直
之上將登進于進而親策之雲章奎畫所以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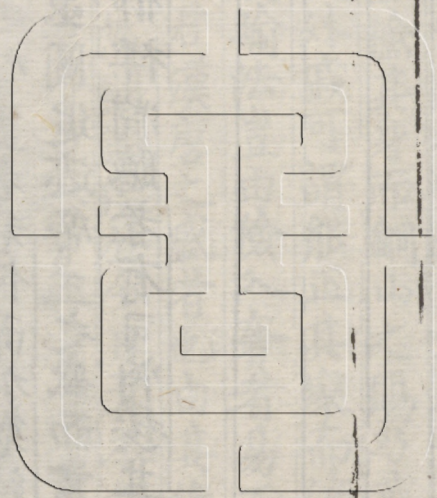
勵者至惓惓也其為敷析大學本末先後之指
與君德之當盡者若何而加勉治教之未形者
若何而亟圖追迹帝王之盛而盡揜漢唐之美
必有以仰裨淵聽者有司將接其尤以獻

西山先生真文忠公文集卷第三十三

說

潭州示學者說

予既新其郡之學又為之續廩士之費俾誦絃於斯者微一日之輟焉教授陳君瑞甫過余而請曰公之於士也有以安其居又有以足其食顧亡一言以淑之可乎余謝曰此師儒之事也予何言雖然昔嘗聞之孔氏矣豈不曰古之學者為己乎自漢以經術求士士為青紫而明經唐以辭藝取士士為科目而業文其去聖人之



意遠矣今之學者其果為已而學歟其亦猶漢唐之士有所利而學也如果為已而學則理不可以不窮性不可以不盡不至乎聖賢之域弗止也若其有所利而學則苟能操觚吮墨煉辭秩而質軒裳斯足矣駟賈其心弗顧也夷虜其行弗耻也此學者邪正之歧途也請以是淑吾士可乎端甫曰敬聞命矣抑後世之言學者其有得於孔氏之指歟曰後世之言學者其不繆於聖人鮮矣獨嘗於唐之陽子近世之石子尹子有取焉陽子曰學者學為忠孝也石子曰學

者學為仁義也尹子曰學者學為人也是三言者庶幾聖門之遺意乎方唐之世士習之陋甚矣陽子一旦倡斯言於太學如天球之音威鳳之鳴學者竦然洗心而易聽歸覲其親者踵相躡焉理義之感人如此然則石子之言其有異於陽子歟曰亡以異也仁者孝之源義者忠之幹曰仁義則忠孝在其中矣然則尹子之言其有異於二子歟曰亡以異也夫人與天地並而為三才者也必也兼五常備萬善然後入之道立焉其警世之深為人之切又進乎二子矣敢

問所以學為人者柰何曰耳目膚體人之形也
仁義禮智信人之性也君臣父子昆弟夫婦朋
友人之職也必循其性而不悖必盡其職而無
愧然後其形可踐也孟子曰人之異乎禽獸者
幾希庶民去之君子存之又曰無惻隱之心非
人也無羞惡之心非人也無辭遜之心非人也
無是非之心非人也夫天之生斯人也與物亦
甚異矣而孟子以為幾希何哉蓋所貴乎人者
以其有是心也是心不存則人之形雖具而人
之理已亡矣人之理亡則其與物何別哉故均

是人也盡其道之極者聖人所以參天地也違
其理之常者凡民之所以為禽犢也聖愚之分
其端甚微而其末甚遠豈不大可懼耶予故曰
尹子之言其警世之深為人之切又進乎二子
也吾黨之士苟無意於聖賢之學則已儻有志
焉則反躬內省於人道之當然者有一毫之未
至必將皇皇然如渴之欲飲餒之欲食也凜々
焉如負鍼芒而蹈蒺藜也吾子幸以為然則願
以告夫同志者俾知太守之期乎士不在於微
人爵取世資而在乎敬身而成德也端甫瞿然

曰公之淑吾士者厚矣璿請揭其言於學以為士之則

楊繼祖字說

大雅云無念爾祖聿脩厥德無念者念也如不顯惟德即顯也詩人命詞大抵類此蓋言為人子孫當以乃祖為念而述脩其德也德者何仁義禮智信是也惟能自脩其德然後能繼述其祖之德表姪楊繼祖求字於余為本大雅之義字之曰子脩云

禱雨說

雲蒸雨降雖自於天其實從一念中流出故禱祈未效不可急急則不誠矣既效不可矜矜則不誠矣不效不可愠愠則不誠尤甚焉未效但當省己之未至曰此吾之誠淺也德薄也於神乎奚尤既效則感且懼曰我何以得此也不效則省己當彌甚曰神將辜我矣吾其能容身覆載間乎蓋天之水旱猶父母之譴怒也為人子者見其親聲色一旦異常戒懼畏惕盍如何邪方其未復當如大舜號泣于旻天時如伯奇履霜中野時幸而復則喜而不敢忘敬而不敢弛

惴惴焉恐親之復我怒也故曰仁人之事親如
事天事天如事親紹定己丑中元前一日禱雨
于仙游山書此自警且以告親友之同致禱者

志道字說

吾子志道舊名正則字誠之歲甲申易今名因
以仁夫更其字而告之曰汝知吾所以命爾之
指乎夫志者心之用也心無不正而其用則有
正邪之分不可不察也昔者夫子以天縱之聖
猶必十五而志于學蓋志者進德之基若聖若
賢莫不發軔乎此志之所趨亡遠不達窮山鉅

海不能限也志之所鄉亡堅不入銳兵精甲不
能禦也然則汝之志將焉從而可耶蓋吾聞之
善惡二途維道與利而已志乎道則理義為之
主而物欲不能移志乎利則物欲為之主而理
義不能入此堯桀舜瞽之所繇以異也可不謹
乎茲吾所以名汝之意也夫道之與仁非有二
致然聖人之教既曰志於道矣又必曰依於仁
也曰脩身以道矣又必曰脩道以仁也蓋道者
衆理之總名而仁者一心之全德志乎道而弗
它可謂知所嚮矣仁則其歸宿之地而用功之

親切處也思昔聖賢言仁何莫非要至於仁者
人也仁人心也則直舉其全體以示人學者尤
當深味也夫人之所以為人者以其有是仁也
有是仁而後命之曰人不然則非人矣此孔氏
言仁之要也仁者心之生理人而不仁則喪其
所以為心猶果穀焉生意不存朽然死物爾此
孟氏言仁之至要也蓋亦反諸身而求之方其
人欲未萌天理完具方寸之間盎然如春此即
汝本心之全體也推是心以往其事親必敬其
事長必順以處閨門則睦以交朋友則信當是

時也豈有不仁者哉惟夫私意橫生理蔽於欲
然後流而不仁爾然則求仁之方其孰有先於
克己者乎蓋己者有我之私而害仁之蝨賊也
蝨賊除則嘉穀茂私欲淨盡則本心之德全亦
在乎克之而已矣克者何戰勝攻取之謂也私
意方萌本心未泯則理與欲對正兩軍交綏剛
壘之時也直者勝則曲者負矣理為主則欲為
客矣兵凶戰危夫人而知之私欲之害慘於鏖
邪而烈於燎原之火非知道者不能察也是則
志道必貴於求仁而求仁莫先乎克己茲吾之

所以字汝之意也汝其有志於是否歟嗟夫汝之有是形也天實賦之汝之有是性也天實予之必盡性而後形可踐也不然則形雖人斯實則物只豈不甚可耻乎昔顏瀆蘇公有言凡人之所以不告它人者必以告其子此天理人情之極致非私之也既以語志道又為之說使與同志者切磋焉

楊端義字說

予婦氏之弟楊君本名宗猷今為易之曰宗道又從而請字焉余謂子伯氏以端仁為字矣欲

以端義命子如何易曰立人之道曰仁與義二者人之所以為人而異乎物者也今伯之字曰仁而季之字曰義其名美矣盍亦勉修其實以毋負命字之指乎楊君曰謹聞教矣抑道之與義果何別耶曰道者五常百行之總名而義者當然之正理也人之求道何所自入惟於理之當然者由之而無所悖焉則道在是矣程子曰在物為理處物為義理之所當然即義也道以體言義以用言用無不盡則體在其中非二致也然聖賢言義必以利對蓋義固所以為利也

為義則無不利徇利則賊乎義矣毫釐之差而
舜瞋以異豈不甚可畏哉孔子曰放於利而行
多怨吾子誠諸又曰見利思義吾子勉焉

詹宗楚字說

詹甥名何而字功父曰吾將以法蕭何也予謂
學者當求道而不計功今吾子方學古之道而
惟功是求豈聖賢教人之意耶聞昔楚有隱者
與子之氏名同其答楚莊王治國之問有曰臣
明於治身而不明於治國也臣未聞身治而國
亂又未聞身亂而國治者也斯言也蓋聖門之

遺指豈春秋列國之士所能道哉子其更字曰
宗楚而取其治身之言而服膺之則推之以及
於家若國斯舉而措之耳其規汲汲於事功之
求而遺其本者烏可同日而語哉子其勉之

楊實之字說

韜仲之子其名曰艾華予謂昔人二名蓋有與
父同其一字者若王羲之戲之是也然之特語
助云爾雖同未害今韜仲昆弟之名其上皆曰
艾子復同之可乎去文而獨名華斯得之矣華
曰謹如教然華之年且冠願求所以字之者余

聞楊子有云實無華則野華無實則史今以實之為子字如何夫言語文章者飾身之華道德仁義者脩身之實二者蓋不容一闕然孔門之教必曰行有餘力則以學文故游夏之文學不可先淵騫之德行其序固如此也然則所謂實者將曷從而用力耶孟子曰仁之實事親是也義之實從兄是也子誠有意於為己之學則當自夫二者始不然則非余所敢知也故為之說以授之俾知勉焉

蔡仲覺名字說

仲覺之幼也文公先生命之曰模及其長也又訓之以伊尹之覺先生之微指果焉在耶某嘗聞先生有言為學當識大要程夫子發出敬之一字為學者言欲人以此收斂身心置在模範中既不妄作然後隨事隨物究窮其理則心地自然光明嗚呼此先生教人之要旨也其所以名仲覺與所以訓仲覺者其皆以是與蓋為學之大本敬與致知而已矣伊洛君子既以此開示後學使知表裏交進之方文公先生推明其說不一而是傳中庸也既曰非存心無以致知

而存心者又不可以不致知其釋大學又欲學者存此心於端莊靜一之中以為窮理之地窮衆理於學問思辨之際以致盡心之功凡此皆學者所共聞至於親筆以命其名援古以勉其學則惟仲覺得之而它人不與也然則仲覺將何以稱此哉必也生敬以立其本斂然不踰於法度之中窮理以致其知超然有得於見聞之表既以自覺又以覺人庶乎不負先生付授之意矣仲覺之諸父皆以明道自任者也歸而求之當有以啓子之未悟者顧其何足以辱姑誦

所聞以塞其請云

呂敬伯敬仲字說

永豐呂氏之二子過予於粵山精舍相與講學焉將告歸合辭以請曰某之昆弟名中與仁者吾親之命也中之字曰仲仁之字曰山而各配以甫者友朋之教也吾親之命某等當終身佩之若交朋之所以教則有未之悉者且中與仁之義果若何而區別耶先生為講明之而更有以字之則幸甚予謝不敏而其請益厲則告之曰昔者聖賢言道之極致其目有三而已堯舜

禹之授受則曰中孔門師弟子之問答則曰仁而子思孟子之立教則曰誠是三者果一乎果二乎竊嘗思之誠也者以其天理之實而無偽妄之雜也中也者以其天理之正而無偏倚之失也仁也者以其天理之公而無私欲之蔽也是三者皆道之全體也虞書言中而不及仁論語言仁而不及誠夫豈偏於一哉蓋中則無不仁仁則無不誠矣今吾子伯仲之名或以中或以仁其亦假之以善稱謂耶抑真有意於求道也夫苟有求道之心不可以不知入道之要昔

者子程子嘗言之矣曰敬不可謂中敬而無失即所以中也敬之中有仁不敬則私欲萬端害於仁也吁子程子其可謂為人之切歟夫中者性之德也仁者心之德也性無不中慢易以賊之斯有時而不中矣心無不仁物欲以汨之斯有時而不仁矣古之君子惟察乎此故喜怒哀樂之未發必敬以養之如對神明如臨師保所以全其本然之中也視聽言動之非禮必敬以克之如珍寇讐如去蝨賊所以全其本然之仁也動靜相涵表裏交進則天理渾然人欲熄滅

自內達外無往而非中由體之用無適而非仁矣蓋曰中曰仁萬善之所由出而敬也者又中與仁之所自立也請以敬之一言而易伯仲之字可乎嗚呼一念之放逸非敬也一言之矜肆非敬也一動之躁輕非敬也實未至而鑿於名中無本而後於外凡此皆非敬也子歸思其所以名又思其所以字友躬以求之格物以精之謹之於方寸之微而體之以踐履之實若是庶不辱吾字矣若曰假之以善其稱謂而已是豈予之所望也哉

李自脩祝詞

予友果齋李君公晦之子治年十有五銳志于學過予粵山之麓請字焉為本大學之義字之曰自脩而祝之以辭曰於惟李氏世有德人懿哉澹翁鄉黨稱仁果齋承之志慕聖闕探討服行是究是力巍紫陽百代宗師英材雲從遠嗣泗沂君居其間寔曰高弟得諸心傳親切超詣迺懼鼎田廼官儒宮藹然德聲日大以崇厥志未醜奄忽颺逝匪君是懷實憫斯世青蘊之託賴此佳兒曰考克承式慰我思維乃先君以

治命子欲稱是名可昧厥指稽諸字書義取攻
治盍即斯言繹之味之昔在曾子猶日三省矧
是初學可忘肅警子質雖敏必重以持勿儇勿
浮廼德之甚至珍且良結綠垂棘孰知其功它
山之石爰酌古訓字以自脩琢之磨之至善是
求欲身之脩其必由學玩意遺經景行先覺有
道是師勝已足朋擇善固執謹思篤行庶幾果
齋典刑有繼服膺斯言罔或失墜

劉誠伯字說

予友劉君夢先始名應則字定甫歲作噩夢有

以先登告者遂易今名是年秋果以易學冠鄉
選或謂君盍更其字君以屬余余惟周官六夢
之占獨所謂正夢者不緣感而得餘雖所因不
同大抵皆感也感者何中有動焉之謂也其動
也有真有妄夢亦隨之雖昔聖賢不能無夢惟
其私欲銷泯天理昭融兆朕所形亦莫非實高
宗之得說武王之克商皆是物也若夫常人則
不然方寸之靈莫適為主欲動情勝擾萬端
故厭勞慕佚則徒步而夢輿馬矣惡餒思飫則
饕餮而夢梁肉矣若是者皆妄也至於因夢而

獲若主父茗榮之歌叔孫堅牛之兆似有其實
矣而卒以基莫大之禍寔其果可憑耶非夢之
不可憑也感之妄故夢亦妄也予觀中庸論前
知之妙而斷之曰至誠如神夫誠者無妄之名
也天下雷行物與無妄有生之類其孰無之而
舉世滔滔率流於妄者以人賊天之臯也故先
儒之傳易曰動以天則無妄矣嗚呼一動之微
而天理存亡於是焉決豈不其可畏哉今請以
誠伯易子之字如何夫以誠伯之材得於天既
甚異而疇昔之夢孰不以科第爵秩相期而予

獨倦倦於是者彼之所期者外予之所期者內
也然則誠何所自入曰自敬入敬奚所自始曰
自戒謹恐懼始昔之君子書參諸言行以質其
學之進與否也夜考諸夢寐以卜其所得之淺
與深也吾子誠能汲汲於斯涵泳優繇日進弗
止則將動靜一致也夢覺一如也夫然後為敬
立誠存之驗然予亦知之而未能至者斯言也
非獨以勵吾子且因以自勵云

陳平甫三子字說

陳平甫之三子曰琰曰瓚而一未名間謁余使

字二子而名其季焉予謂周官裸圭有瓚用之於廟祀者也若琬與琰致命於諸侯者也三者之用各有所宜然其質則皆玉也夫祭祀聘問征伐皆國之大事其器必用玉焉蓋物之備五常者惟玉為然故君子貴之也夫物猶以備德為貴而况人乎故欲名其季曰琬而字琰曰德元瓚曰德仲琬曰德季庶幾三子者思其名之貴則知所以自貴思其字之美則各自勵以全其美不亦可乎平甫曰然遂書以贈

詹景辰字說

微月墮西嶺燦然衆星光明河斜未落斗柄低復昂感此南北極樞軸造相當太一有常居仰瞻獨煌上天照四國三辰環侍旁人心要如此寂感無邊方

友人詹兄名樞求字字以景辰蓋北辰者天之樞也天之轉運無窮而樞常不動心之應物無方而所以為感者實有似乎此故以景辰命之詹兄其有以景乎此也今以文公先生所作感興中一篇貽之云嘉定庚辰孟秋下弦日淵書

心者人之北辰漢儒釋孟子已有是言矣至文
公先生感興詩發明此理尤極其妙蓋衆星皆
動而辰常靜故能為二十八舍之主百體皆動
而心常靜故能為一身之主然所謂靜者豈兀
然枯槁之謂哉寂然不動者此心之体感而遂
通者此心之用顧其所以動者如何爾以理而
動是謂道心以欲而動則為人心道心之發純
乎天理酬酢萬變其主自若則雖動而未嘗不
靜理為主而欲聽命湛然清明物不能撓則雖
人而未嘗不天矣節齋之所以屬吾景辰者意

或在此故某也敢申言之

詹景辰四子名字說

詹景辰有子四人調名於余予為命其長曰然
次曰輝又其次曰炎幼曰炤景辰曰四子之名
敬聞命矣字雖既冠之事然願豫有以教之俟
異時体而祝之也予謝不獲廼為之言曰夫火
之始然其光熒熒沃之則滅燭之則盈火有盈實義見
揚雄其在於人善端初發廣而充之斯暢以達
解朝然之字宜曰克輝光之發積盛乃致釭以膏明
菲以薪沸蓄德之義篤實為先由美而大其序

亦然輝之字宜曰實兩火相儷其執孔炎陽亢而極祗以為愆必熒以水斯曰既濟剛柔相資繫德之貴爰宜字之以濟赫之大明旁燭萬理燭火之微其照能幾惟公則溥惟私則偏以公滅私廼識其全昭宜字之以公乎聞古之祝辭曰弃爾幼志順爾成德今我斯言維古是式爾齡雖擇其豫戒之勉女問學敬女威儀因言思義即名求實適觀厥成期之異日

王去非字說

始予與九江王君為僚于金陵相好也君名遂

而字穎叔予疑焉鍾山之別余從容語曰子之學以顏魯自期者也而其字則有取於戰國策士之談抑何名實之戾邪君曰此朋友之命而非吾先人之意也其蓋為我更之乎謂因名以制字因字以自儆則去非為宜蓋遂之為言將成而不可已之謂也故曰遂事不諫然善焉而遂之可也不善焉而亦遂之是耻過而作非也予故曰去非為宜雖然是非非之決豈必已形而後為趨舍哉復之初九曰不遠復無祗悔元言吾先聖以顏氏子為庶幾以其有不善未

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也異時因哀公之問又以不貳過予之夫顏子之所謂不善豈有可指之疵而所謂過者亦豈有可名之失毫芒之微有動于中即渙焉冰釋矣此顏氏子所以幾於聖與又嘗思之幾者動之微言之先見者也是則萌動之初有言而已而先儒乃曰幾善惡何哉蓋九物之始未有不善者也始焉弗察則反善而為惡直一噓吸間爾故君子之學必於其幾而用力焉幾之未形敬以養之及其將形敬以察之其惻隱邪其羞惡辭遜與是非邪此道

心之萌而易之所謂吉也推而達之唯恐弗至其可不遂之邪反是則為人心之動善之與惡於是焉分是則遂其善者而去其不善者此正吾用力之機也吾子以謂如何君曰然去是十有五年而後能筆之於牘為字王去非說

吳仲本字說

予之鄉交吳君以開豁有大志眎世俗迫隘若不足已容則慨然曰天地間物之最鉅者莫海若也遂以自名而舉于有司既得之又屬余為之字余曰子將以海自居乎抑將學而至于海

乎由前之說則子既以大自然是矣予尚奚言由後之說則子方務進而不已也請以孟子源泉混混之義為子告可乎吁水之能流而不息以至于海者以其有本也易曰山下出泉蒙夫山者泉之本所積者厚則其流不窮不然則溝澮之集其涸可立待爾故字子曰仲本子其循名思義顯脩其所謂本者則於大也可幾矣不然則好大而不為大子不為子願焉

俞深父字說

嚴陵俞氏子齋謁余更其名予曰是不必更也

昔人云齋汝澄深是則齋之為義可識矣今請仍子之名而字之曰深父夫學者之於道非淺易輕浮之可得也史稱揚子雲默而好深湛之思余取以為法焉故亦以字吾子

孫子陽字說

盱江孫君南謁字於予予語之曰四方一也而古者聖人獨惟南之鄉豈非以至陽之所在乎夫陽生於北盛於東至南而極矣陽不極為乾善不極為君子易於陽之將進則引而伸之於陰之將萌則距而塞之善治身者亦然故

過而遷善克己而復禮皆進陽消陰之事也子誠有意乎則願以子陽為子字嗚呼子陽其思所以用力乎哉子之鄉有南豐先生嘗字其學者而警之曰子毋徒善其稱謂而已僕請借以為子規

陳子公字說

永嘉陳侯均以尊君之誼易今名且告于西山儂真某曰盍為之字子按字書均者平也等也徧也周禮一書言均民均國者非一詩之刺尹氏曰秉國之均不平謂何而吾先聖亦曰不患

寡而患不均也然則斯名之義大矣夫處物之平視物之一及物之周三者天下之至善也雖微聖賢疇不樂諸然世之人訖莫之能者有以賊之也賊之者何曰私而已爾是物也其萌財鍼芒其害溢穹壤楊氏為我一毛弗捐白圭壑鄰千里成淵職是故也昔之君子自事其心惟日三省一或有是則猶去食報之蠹逆伏垣之盜疾起而赴之不敢或後者以是物也宄吾靈臺則欲勝而喪仁利滋而毀義嶮巖橫出焉得而平町畦角立安得而一愛惡多岐又曷從而

周徧邪故私者衆慝之源而以公去私者萬善之本也吾子敏學而好脩且有志於及物者請以子公為子字如何侯竦然曰此一字箴也願幸而筆之於牘以為吾終身規予曰唯唯

裕說

大易三陳九卦而曰益德之裕也夫益之所以裕者何哉見善則遷而衆善皆歸焉有過則改而纖惡不存焉優游天理之中而無人欲之危迫夫焉得不裕然聖人又言益長裕而不設譬之苗稼然浸灌滋培日加益而不自知是之謂

長裕若有設張造作之心則是握苗而助長矣何裕之云焉君伯華問裕說於袁子袁子語之盡教之至而復以問予予謂伯華而能充此心夫焉往不裕故以所聞告之

劉嗣忠命名說

建陽劉君純以儒家子慨然有當世之志方盜起汀雒全閩皆震動建陽密接昭武人情尤憂危君獨傾貲募壯士為扞衛鄉井計嘗一再與賊戰劉其鋒昭武守王侯遂請于朝改宣教郎知邵武縣時王師在汀劍諸盜次第平獨下瞿

負固不服有司數諭之無降意君不欲累王師
徑提所將兵擣賊巢拔柵欲入會日且暮衆寡
弗敵死之格捕使以其事聞詔予一子官嗚呼
君雖死其義凜烈然猶生也世之異議者顧從
而訾之謂其輕身以挑賊夫使當世之有官守
者人人能重國事而輕其身人人能不畏賊而
敢與之角區區蛇豕之群安能長驅深入所至
如蹈空虛之境乎莫難於死而猶忍交喙以議
之其不與人為善亦甚矣賴 朝建清明崇獎
忠義錄其子以官於是君之大節昭然暴白於

世君之子年雖幼而風骨不凡蓋必能保其家
故為名之曰嗣忠使知勉焉紹定五年十一月
癸丑同郡真某書

箴

思誠箴

為陳若虛作

誠者天道本乎自然誠之者人以人合天曰天
與人其本則一云胡差殊蓋累於物心為物誘
性逐情移天理之真其存幾希豈惟與天貌不
相似形雖人斯實則物只皇上帝命我以人
我顧物之抑何弟仁維子思子深憫斯世指其

本源祛俗之蔽學問辨行統之以思擇善固執
惟日孜孜狂聖本同其忍自棄人十已千弗至
弗已雲披霧卷太虛湛然塵掃鏡空清光自全
曰人與天既判復合渾焉一真諸妄弗作孟氏
繼之命曰思誠更兩鉅賢其指益明大哉思乎
作聖之本歸而求諸實近非遠

勿齋箴

箕子陳洪範五事曰貌言視聽思顏淵問仁夫
子既告之以克己復禮為仁至問其目則又告
之曰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

而思不與焉何哉某嘗聞之勿之為言禁止之
謂也耳目口鼻因物而動非心為之主宰其孰
能止之然則勿云者正指心而言也特學者弗
之察陳無競以勿名齋某請推演其義而為之
箴箴曰 天命之性得之者人人之有心其孰
不仁人而不仁曰為物役目蕩於聲目眩於色
以言則肆以動則輕人欲放紛天理晦冥於焉
有道禮以為準惟禮是繇匪禮勿徇曰禮伊何
理之當然不雜以人一循乎天勿之為言如防
止水孰其尸之曰心而已聖言十六一字其機

機牙既幹鈞石必隨我乘我車駟馬交驟孰範
其驅維繫在手是以君子必正其心翼之統
不顯亦臨萬夫之屯一將之令靈鑄馳孰敢
奸命衆形後後統于心官外止弗流內守愈安
其道伊何所主者敬表裏相維動靜俱正莠盡
苗長醅化醴醇方寸盍然無物不春惟勿一言
萬善自出念茲在茲其永無斁

夜氣箴

子盍觀夫冬之為氣乎木歸其根蟄坯其封凝
然寂然不見兆朕而造化發育之妙實胚胎乎

其中蓋闔者闔之基正者元之本而良所以為
物之始終夫一晝夜者三百六旬之積故冬為
四時之夜而夜乃一日之冬天壤之間羣動俱
闔窈乎如未判之鴻濛維人之身嚮晦宴息亦
當以造物而為宗必齋其心必肅其躬不敢弛
然自放於牀第之上使慢易非辟得以賊吾之
衷雖終日乾之靡容一息之間斷而昏冥易忽
之際尤當致謹戒之功蓋安其身所以為朝聽
晝訪之地而夜氣深厚則仁義之心亦浩乎其
不窮本既立矣而又致察於事物周旋之頃敬

義夾持動靜交養則人欲無隙之可入天堦
乎其昭融然知及之而仁弗能守之亦空言其
奚庸爰作歲以自砥常凜之乎瘵恫

頌

潭州復稅酒頌

嘉定十六年五月戊辰有 詔復潭州稅酒

守臣某拜手作頌以紀其實俾邦人父老咏歌
於無窮其詞曰

洞連之南

衡嶽之麓

盤盤大都

維楚舊服

歲在元默

帝命下臣

錫爾麾符

惠鮮我民

予闕四門

視聽無萬

一夫傷嗟

若在朕側

臣拜稽首

帝仁其天

奔走奉承

敢或弗虔

來說于郊

訪爾父老

女欲女言

女感女告

昔豐且腴

曰維樂都

今瘠而瘁

曷其致諸

父老曰嗟

民瘼孔庶

若時權酷

斯患之鉅

為法罪民

莫如糟丘

欲措于安

維舊之由

迺案圖書

迺詠史

迺奏迺陳

請復其始

昔在中興	舍權而征	民既胥樂
官維省刑	有臣棄疾	易征而權
正論盈庭	爭折其角	皇皇孝宗
有詔赫然	曾是藩臣	廢置可顛
藩臣為誰	前恭後丙	維利是漁
罔顧君命	糾調紛紜	徧于厲州
禁如牛毛	犯者愈稠	維帝命臣
邦本是殖	臣不以聞	其臯當殛
天子曰嘻	念彼遠人	其可爾奏
往敷吾民	臣既承命	斟酌損益

爾俗所安	無改於昔	爾賦所入
則惟其輕	維以便民	匪曰取贏
爾有父母	孝養宜厚	歲時奉觴
以介爾親壽	爾有宗族	若第若昆
獻酬交歡	愛敬斯存	爾飲于鄉
少長是序	銷其爭心	復爾溥古
維以成禮	勿繼以淫	苟酒且淫
則匪太守之心	咏歌太和	沐浴膏澤
於斯萬年	毋忘我	天子之德
作此頌詩	碣于通達	維後牧臣

漢書卷之三十三

勿替引之

銘

西齋銘

心誠求之父母之保赤子不念不疾聖賢之待
頑民大慈平等佛菩薩之憫衆生深心惻怛大
醫王之救病者為政者以是存心庶乎亡負長
人之寄矣

虛舟銘

余嘗喜誦莊子虛舟語長沙郡齋有小
室名方舟欲易之未暇也雙井黃子廼

以為名余忻然為作四言

萬斛之舟不楫不維泚長川縱其所之云誰
有舡適與之觸舟本何心奚怨奚譴德人天遊
其中休休我無愛憎物自春秋雨露零孰知
其德雪霜凝豈曰予刻伯氏無尤季平見思
懷哉兩賢心事可師紛紛小夫欲蔽私室森然
戈矛動與物敵涪翁有言吾誰疎親子令自名
豈其後人世塗漫漫瀉激浪洶往安子行萬變
勿動

蒙齋銘并序

桂陽史君張侯某以家名齋西山使真
某取果行育德之義為之銘其辭曰

物盈兩間有萬其數天理流行無一弗具維象
之顯理寓乎中反而求之皆切吾躬觀天之行
其敢逞息察地之勢亦厚於德天人一體物我
一源驗之義經厥指昭然卦之有蒙內險外止
止莫如山險莫如水曷不曰水而謂之泉濫觴
之初其流涓涓其出之微若未易達其行之果
則不可遏有崇茲山潤澤所鍾維靜而止出乃
不窮始焉一勺終則萬里問奚以然有本如是

是以君子取法于斯維義所在必勇于為維行
有本繫德焉出是滋是培其軀乃立靜而養源
澄然一心動而敏行萬善畢陳厚化川流初豈
二致溥博淵泉其用弗置於惟簡肅齊有此襟
揭名齋靡目擊道存養正於蒙矣必童穉終身
由之作聖之地

楮衾銘 赤子志道

楮君之先勝同歎宗麻源湛蘆豈其分封粵有
智者創之為紙傳聖賢心衣被萬世巧者述之
製為斯衾覆胃生人厥功亦深朔風怒號大雪

如席晝且難勝况於永夕豈無織績衣以厚繒
擁之高眠可當嚴凝井地不行民俗多窶終歲
之履弗給布絮一衾萬錢得之昌繇不有此君
凍者成丘我嘗評君蓋具四德豈少春温皜号
雪白廉於自鬻樂於燠貧誰其似之君子之仁
我方窮時惟子與處豈如弁髦而忍棄女不軟
而盟偕之終身且將傳之于萬子孫咨爾小子
惟素可寶敝緼是慚豈曰志道奢不可縱欲不
可窮去華務實前哲所同以侈致喪何羨乎李
倫之錦障以德見欽何陋乎温公之布衾忤心

一開其流曷已獸攫狼吞寔自茲始故曰儉者
廉之本廉者行之先吁嗟汝曹可不勉旃

綱齋銘

為東巖王次點作

衣錦綉衣裳錦聚裳有美于中而弗自章云胡
昔人若是其晦為己之功無與乎外慄焉戒惕
于隱于微我欲亡愧匪斲人知克實光輝其積
莫揜而我之心惟一韜斂細人有善汲汲暴揚
敝緼中閱文錦外張孰知聖門回愚參魯樸兮
若無至美森具中庸之末九八引詩聲臭泯然
繇此其基淵乎有哉聖學之妙入德之門曰惟

至要倚歟王子日處此齋益深益微古人與借

敬義齋銘

惟坤六二其德直方君子體之為道有常內而立心曰直是貴惟敬則直不偏以陂外而制事曰方是宜惟義則方各當其施曰敬伊何惟主乎一凜然自持神明在側曰義伊何惟理是循利害之私罔汨其真靜而存養中則有主動而酬酢莫不中矩大哉敬乎一心之坊至哉義乎萬事之綱敬義夾持不二不忒表裏洞然上達天德昔有哲王師保是詢丹書有訓而面以陳

敬與怠分義與欲對一長一消禍福斯在怠心之前闢焉沈昏欲心之熾蕩兮狂奔推此二端敗德之賊必壯乃猶如敵斯克怠欲既泯敬義斯存直方以大協德于坤一念少差眈此齋扁嚴師在前永詔無倦

贊

自贊

莫笑顏顏感額只堪短棹扁舟明月一輪如水問君還解傳不

袁廣微真贊

傳絜齋心得慈胡隨方寸虛明燭千里是為鄭
山子表子

西山先生真文忠公文集卷第三十三

